

楚

辭

新

集

註

楚辭卷四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

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爲絕筆，乃以悲回風爲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尚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況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羈服。俾山川

以備御今命咎繇使聽直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懣行挹而出之也所  
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求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  
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已之罪而降之罰也五  
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爲號者太一之佐折中所謂  
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  
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禋於六宗一曰  
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  
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對也服  
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  
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  
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  
極其憂思發憤以挹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述往日  
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  
聽曲直也

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肱忘儼媚以背衆兮  
待明君其知之由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  
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肱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肱是也儼輕利媚  
柔佞背違也所履爲迹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  
相視證驗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  
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儼媚之態以與  
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  
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  
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  
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今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  
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今羗不可保也  
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  
當報者不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爲衆人所害疾  
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爲家已獨先君後已其義  
相反故爲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爲所  
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  
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今迷  
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

不羣以顛越今又衆兆之所<sup>是</sup>咤也紛逢尤以離謗今

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今又蔽而莫之<sup>石</sup>白也心

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

詒今願陳志而無路<sup>程</sup>退靜默而莫余知今進號呼又

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今中悶<sup>茂</sup>瞀之怵怵

顛越頽墜咤笑紛亂貌尤過蹇詞釋解沈沒抑按

白明辨鬱邑愁貌侘傺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

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纕以結

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

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號大呼申重

悶煩贅亂也怵怵憂貌言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

於我者故忘已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不懷貳求

寵是以視衆人之懷二求寵者心若迷惑不知其

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行不達、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尤謗不可釋、沈抑不達、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尚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之所哈、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

以上四節爲一段、呼天明已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



侍故衆口其鑠金今初若是而逢殆是懲熱羹而吹虀  
今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今猶有曩之態也自  
衆駭遽以離心今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今  
又何以爲此援也去

抗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厲神殤鬼左傳晉侯  
夢大厲祭法有秦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  
輔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  
句亦可占詞故有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譏毀即堅  
金亦可銷鑠殆危殆者几醢譬所和細切爲羹階  
梯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余魯夢登天而無船者  
其占爲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補助終至危獨離異  
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危殆果如始  
者占夢之言然歇羹傷熱而吹公虀懲而變志人  
情之常我今尚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懲

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已所爲，皆驚駭。違以離心，則不與已爲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者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明知得禍，此心難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傲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鮐功用而不就。料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鮐事見騷經，天問書不豫，男上，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苦難，乃成良醫，言孝子離讒，矯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誠，何以威

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為誠然也  
左傳曰三折肱為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  
願側身而無所假欲儵偁以干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  
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由欲橫奔而失路兮蓋  
堅志而不忍背膺腓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矰機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爵羅掩鳥  
網辟開也與開同或云謂弩背也儵偁不進貌干  
條謂求仕也重增益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道  
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膺腓半分禮傳曰夫妻  
與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城張布開關傷害君  
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

尤恐無其處欲僧徊求住恐墮禍遭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爲三者皆不可爲如背曾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今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今願春日以爲糗芳

擣春嬌猶採藥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糈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爲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爲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今以爲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曩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今

願曾思而遠身

質猶交質之質、橋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以上五節為二段、言已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之意其寫作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  
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  
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雲高冠

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璫、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已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馳余車兮方林、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浦余儻何念、  
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攬之所居、山  
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限兮、  
霏霏其承宇、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欽、歎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  
爲歎、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歎、乃皆此字、緒、緒、遷  
在仲春、而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郎、至也、一、  
低者、說見招魂、軒、輶、既低下、方林、地名、於船、嘉、  
窓牖者、或曰、小船、上、謂沂流而上、齊、同時並登、吳、  
謂吳國、榜、擢也、蓋效吳人所爲之擢、如云越、  
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  
也、枉、階、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  
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激浦、亦地  
名、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有



積雪也。當秋冬緒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何傷，及由浦澈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援枹居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地日月矣。此見放之地也。右二段敘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覓桑扈即莊子所謂  
于桑戶贏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  
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  
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則此裸行之  
證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  
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  
于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句下用忠不必用  
一句承之入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寫兩頭中間  
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  
兩人董正也不豫元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  
見光  
明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  
暢發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用。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讒佞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污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創置，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

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溱浦皆在辰州  
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  
氣不衰及經歷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  
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  
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  
荒忽其焉極楫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  
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躋。均順風  
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格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翺  
翺之焉薄。心絪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脫將運舟  
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  
而來東。樊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為下文夏邱二句本根。  
震動愆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人民離散，三閭亦在  
行中。閭，其流離，因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  
適，循江。大江，夏水，名。於痛甲日，龍旦也。自言其以  
甲日，龍旦而行，追記其日也。郢都，在漢南郡江陵  
縣，閭里門。登揚，同舉。容與，徘徊。言鼓棹者，亦不欲  
失，知己之戀，戀於君，不得再見也。楸梓，長楸，所謂  
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

夏首、夏水口、深、不進之、而自瀦也、龍門、楚都南閭、  
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回望、郢亦不得再  
見也、蟬媛兩見前篇、眇、猶遠、蹊、踐也、洋洋、無所歸  
貌、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  
波、汜、濫、波貌、薄、止、絀、懸也、寒、產、詰、曲貌、波浪連天、  
憂思方深、來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  
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  
觀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  
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蟬媛傷懷、順風  
從流、洋洋為客、汜濫焉、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上  
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  
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也、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  
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吟當陵陽之馬至今森  
南渡之馬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都也水  
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平樂地寬博  
而人富饒介間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陵陽楚  
地卞和封陵陽侯馬至何能及也言卞和之冤得  
白已之冤莫白也森混漾無涯於是始南渡大江  
矣夏大屋丘荒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闔有二  
門蕪穢言靈魂欲歸須臾不忘夏浦西思故都日  
遠遠望舒憂而州土遺風愈增悲哀忽憶凌陽之  
冤得白而我今森森南渡馬能及彼君王曾不知  
郢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孰謂兩東門亦可蕪  
廢耶哀州土二句下即當接曾不知二句却  
以當陵陽一句間氣方深遠意方深厚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即未嘗須臾不哀、  
夏屋東門、將爲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佗傺而含<sup>慙</sup>戚、外承歡之灼灼兮、  
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sup>披</sup>離而鄣之、彼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  
以不慈之僞名、憎愠<sup>厭</sup>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  
踳蹢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怡樂長久者、暗寫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汨約好貌、謠誡、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郭壅、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郢路遼遠、江夏難涉也、至今九年不復、鬱鬱含感、去國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之久、而今竟如此之久也、彼小入外爲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堯舜之行、高逼於天、尚有不能慈之名、而況其下者乎、君子之愷愉、若可鄙者、小人之怵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況已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全爲下文還鄉首邱地、意在言外、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  
今、狐死必首邱、時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遙而來東之、  
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  
理、故日夜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  
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爲夏邱門蕪耳，故不曰  
思郢而曰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悵悵。願遙赴而橫奔兮，覽  
其尤以自鎮。平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  
飄搖也爲怒字作引數計惟思悵愁尤過鎮止矯  
舉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搖計  
而思之君多妄怒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還奔

君所陳此因結之微情覽民  
之難尤遵自止也倒敘法

右一段思君不寐秋風增感又思遙奔陳情不可  
而止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  
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平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  
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茲歷情以陳辭兮  
蓀詳聾而不聞  
固切人之不媚兮  
衆果以我爲患  
是初吾所陳之耿著兮  
豈至今其庸亡何獨

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

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今故遠聞而難虧

成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淵虞是謂黃昏  
喻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喻君與已姑親而後疏  
僑矜也莊子曰虛僑而盛氣覓示姁姁好間閒暇莊  
子曰今日宴間察明但悲慘憺憺安靜意歷猶列  
也詳詐耿明貌庸用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肖其形  
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缺也言君與已先親後疎  
者虛僑之氣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  
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間暇以自明  
而不敢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然遂  
靜默而不敢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  
衆已疾之蓋惡其傷已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  
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  
樂爲傾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  
得已而爲此耳以三五之至德望君彭咸之死諫

自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  
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彰  
咸惓惓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獲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  
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  
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佷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意，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矯、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倨視也。

右四段出題。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惻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喻南郢、漢北，漢水之北，遠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北

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  
心思南郢既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  
山臨水每思之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喻身處漢北心懷郢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  
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  
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



路以月星而知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故雖得羈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間暇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嶧冢山在漢中府寧羗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疏紂不復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湮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

石巖崑、寒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隱低徊夷猶、宿  
北姑兮、煩冤瞽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  
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  
遂、斯言誰告兮、垢

頤、水淺處、湍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沂、洞順  
流而下曰沂、游、潭、深、又與潄同、狂顧、憂懼而驚視、  
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沂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  
顛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徊、欲行又止、  
隱進、不覺前行而前行也、北姑、地名、瞽容、瞽亂之  
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靈  
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  
釋也、言沂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  
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  
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

也

右七段、此篇之作、聊以自救、世無可語者也、

右抽思

思欲陳詞、覽民尤而止、望三五、儀彭咸、蓋爲國  
爲民、非爲一已見、疏此所以與美人之抽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  
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  
兮、冤屈而自抑、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懷、心、永、長、汨、汨、羅、徂、南  
土、汨、汨、湘、而、向、汨、水、也、沈、在、五、月、初、而、口、孟、夏、首、

初行時也、胸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不、  
靜、寂、幽、系、然、無聲、又黑也、二句正言汨水之氣色、  
陰森、儼然、鬼景、紆、屈、軫、痛、離、遭、愍、痛、鞠、窮、  
猶、覈、抑、拔、也、言當孟夏草木陰森時、南征汨羅、傷  
心、永哀、再無還日、今觀汨水陰森、自痛長窮、撫情  
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孔靜幽默  
四字、贊汨羅切絕妙絕、非親親者不  
知也、余固未嘗至、土著爲余言如此、  
右一段、記時記地、明自沈之寃抑也、

利方以爲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盛巧倖不  
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  
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

鳳在笱兮、鷄驚翔舞、同糒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  
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刊圓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柢、也、書、大、禹、謨、惠  
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厭、薄、章、典、章、畫、卦、畫、志、  
記、與、誌、同、積、記、其、事、也、墨、書、墨、典、章、如、畫、志、記、如  
墨、甚、分、明、也、圖、計、最、明、垂、堯、時、巧、工、斲、斫、不、斲、其  
巧、未、用、也、蔡、氏、揆、度、玄、墨、幽、暗、也、有、眸、子、而、無、見  
曰、瞤、無、眸、子、曰、瞤、墨、文、更、處、暗、地、有、目、者、猶、不、能  
明、見、况、瞤、瞤、離、婁、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  
秋、毫、之、末、瞤、小、視、言、小、視、而、見、秋、毫、之、微、也、瞤、即  
瞤、菽、龍、落、糒、雜、也、方、圓、之、常、度、未、廢、變、易、根、柢、之  
道、君、子、厭、薄、况、章、志、分、明、淺、之、前、圖、豈、能、更、改、然  
忠、厚、正、直、藏、之、於、內、必、大、人、乃、能、明、見、如、上、垂、不  
斲、其、巧、木、用、孰、察、其、揆、正、乎、若、玄、幽、之、難、見、視、微  
之、精、妙、又、何、怪、瞤、瞤、之、不、知、乎、至、黑、白、上、下、鳳、鷄  
擊、凡、玉、石、貴、賤、皆、最、易、知、者、且、不、能、知、余、之、所、藏、

言黨人鄧回  
者所知乎

右二段言已之守道不變，忠正在內，人不能知，玄  
文微睇，在外者亦不能知，黑白以下，最易知者，且  
不能知，則余之深藏，宜黨人之不知也，黨人二句，  
收上起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

之從容

重大、盛、多、陷、沒、滯、沉、濟、度也。車任載重，多陷滯泥，  
渾而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爲懷，在手爲握，不知  
所示，無可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  
非疑皆毀謗，庸廝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  
通於內也，異彩、珠異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斲  
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  
也。豐富、還、逢、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  
美則無可示，羣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爲廝賤  
所毀謗，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材朴衆  
莫余知，而仁義謹厚、重華不逢，世之廝庸，又孰知  
余之舉動乎。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  
所藏實非黨人所知，重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懲違改愆，今抑心而自強，離愆而不遷，今願志之有像。

愆，創違過，忿恨怒，抑按，愆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臣，生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懲改往日之過，愆自抑其心，強於爲善，不以憂患改節，欲其志之爲後世法也。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進路北次兮，日詠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河水日色已暮舒往日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也陰森之氣直湧紙上慘不可讀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民生稟命，各有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

令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初

浩浩廣大、汨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  
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  
才力、錯置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爲汨水、道路幽  
遠、今忽至此、獨抱情懷、誰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  
能相馬之人、徒生何益、但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  
通、錯置各有運數、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  
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人心溷濁、無可謂  
者、死不可讓、捨生取義、知所惡有甚於死者、願勿  
愛此七尺之軀、明告君子、吾將以此言爲法也、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

人也

右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閭之絕筆。應在九章之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惝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惜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  
苑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  
而致辭兮。羗迅高而難當。

羗猶收也。竚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  
潭爲喻。申重。今日已暮。明日復旦。蹇積也。言惝涕  
直視。媒絕路阻。言不可結。煩冤陷滯。中情莫達。思  
美人之懷如此。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因鳥  
致詞。鳥飛速而又高。難可  
當值。承媒絕路阻而言也。

右一段直敘思君之切如此

高辛之靈晟兮去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移媿

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移羌馮心猶未化寧隱

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

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

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

時指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懣歷年離愍遷之漢北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異路人所不由已獨由者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遂次猶遂巡假借須待也潘

冢山名漢水所出纁淺絳色日將入時纁且黃爲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雖無此奇遇終下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乃更駕駿馬善御者執轡從容而往借日待時指潘塚之西隈以日夕爲期終不因車覆馬顛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蔭兮攀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

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  
偃偁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  
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羗芳華白中出紛郁  
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蔽  
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蒨宿蔡皆芳草也既不  
及與古人同時擘蹇芳草誰與玩此篇篇蓄似小  
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交佩左右佩也篇蓄雜  
菜皆非芳草續紛繚轉佩美貌解猶知也言彼但  
知篇薄離菜自以爲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  
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  
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是也埃待也竊自  
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不服更待芳澤雜糅

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遂郁郁  
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承  
上假口須時而言、開春娛憂、忽思古人、既不可見  
今人、又不堪觀、惟自己芳華莫掩、此中心之快也  
然所謂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  
痛恨今人、忽而中心自快、正是寫思字奇妙處、  
右二段言已思君之心、終始不變、身雖遷謫、名聞  
益章也、

余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  
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

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非媒不應我之求，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計以有  
憚也。畫計謀，服習也。登高緣木，入下濡足，此固我  
身素所不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思  
欲廣遂向者三五之謀，畫耶？前度未改，必不行也。  
思欲安命而罷耶？心未能化也。四句正寫狐疑，下  
三句志決矣。白日未暮，時尚可爲，故決以死諫也。  
願字直貫三句，以思結。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  
之以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嶓冢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



潘塚在郢北，郢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法度治國之典章，明則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屬付嫉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嫉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秘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

心純厲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今虛惑誤又以欺弗  
參驗以考實、今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涸濁、今賊  
氣志而過之、

厖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  
尚之徒、清澈、猶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  
讒之曰、王使屈原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即此事也、  
虛空言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  
無所憚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其實、涸濁、清澈之  
反、賊氣、與憍、吾美好意同、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  
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已

也

何貞臣之得辜兮、被讟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  
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  
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  
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藪衆怨、謗人、道其惡、誠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  
著、備先具以待用、書有備無患、猶言已辦一死也、  
無度弗察、上無檢押以知下、記曰、無節於內者、其  
察物弗省矣、數幽藪澤之幽暗、恬安也、言無罪見  
尤、自慙誠信外著、至今日身處幽隱、已自有備、我  
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靡君

之罪，遂不昭著耳。止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人君不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幽暗之處，何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是靡蔽之奸人在側，即有貞臣，無由使矣。右三段言已。今日放流不足惜，惜項襄之弗察，不能再用貞臣，難立國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桐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由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由

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妻  
繆公夫人勝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其賢以五穀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  
以國政號曰五穀大夫伊呂竄戚見騷經天問味  
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  
子名推文君晉文公當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  
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  
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樹  
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  
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  
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  
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縞素白  
也縞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  
臣者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

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列之，何  
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  
使讒諛而日得愛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妬佳冶之芬芳兮，蓼母姣而自好拜，雖有西施之美容，  
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解，  
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債。

待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歿倒句前世謂往日懷王  
時若杜若冶妖冶女態蓼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

媚西施越之美女勾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  
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情實與冤枉猶  
言曲直也列星錯置  
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爲  
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乘驚馬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汜汴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

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

靡君之不識志

轡馬韁銜馬勒載乘也汜汴編竹不以度水者既  
無騏驎而乘驚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

降於陸既無舟楫而乘汜淝又無維楫與舟人而  
自爲備禦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爲治者  
與此無以異之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  
故曰禍殃有平已也設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  
死則上官斬尚之徒靡  
君之罪誰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  
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  
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  
辜讒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



能察結歸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忘故忍

死以記讒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受后皇之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悅也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曾枝剝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

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實重累剡利圓果橘之實搏與團同青未熟時黃色熟時先後雜糅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姱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廊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試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去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此柏夷置以爲像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喜好乎、謂人好餐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橘何求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舒暢、橫縱橫、言獨立無求、舉世之人、食其實而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橘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橘熟則黃、秉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橘不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淑善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字書、草木刺人爲梗、橘有刺而不妄刺人、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柏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爲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此伯夷、宜立之、四句總結、

右三段、頌橘之才德功用也、

右橘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橘。句句非誦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能搖彭咸之思。時變故可搖，彭咸之思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變，蓋而非虛僞也。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巨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

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苴若草葺整治茶苦菜薺甘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茶薺甘苦不能同生蘭茝惟處幽僻而自芳矣回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佳人自謂都美更歷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貶謂已得續其官職而羊浮遊之貌微志與浮雲齊高也佳人之志不變故感而賦詩以明之也

右二段賦詩自明之由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

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  
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紉  
思心以爲纓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  
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獨懷芳椒不賦至曙、永夜哀思也、寤而於邑不止  
盡日哀思也、紉、戾、纓、已見騷經、編、結、膺、胸、謂絡胸  
者也、光、謂日光、仍、因就之意、折若木以蔽之、欲自  
晦而隨回風也、髣髴、謂形以、蓋指國事而言、衽、裳  
際、目雖不見、心不能忘、故自  
抑其志、惘惘、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習習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蘩槁而節離、  
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  
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嗟而  
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

所聞

定聊愁本通韻聊可  
讀留愁亦可讀搖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聊  
賴、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  
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  
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聞彭咸之事  
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惘惘而行

之下即當接登巒一段却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  
情太直又見彭咸之思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  
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  
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  
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  
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



之所居

山小而銳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響無應、省想聞見所不能接、寂寞之極也、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爲像、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如言疾不可爲之意、邈遠、縹微細紆、縹、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托身、悄悄冥冥、有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咸之所居乎、

土高巖之峭岸兮、處雌霓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霏、依  
風、亢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云馮崑崙以激霧兮、隱  
汶山以清江、怪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  
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  
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潏潏  
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馬

崑崙標杪顛、頂據舒捫、撫湛厚、漱蕩口也、霧霏分  
散貌、風亢、風從地出之、孔、傾寢、傾側而、悟也、嬋媛已見前、悲感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激霧  
去其昏亂之氣、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  
之流也、攸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磕、磕、木石聲  
洶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

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張施弓弦也。弛弓解也。比潮汐之起落也。隨風而行。上極於天。下極於地。惟見波浪洶洶。茫無經紀。上下左右。惟伴潮汐之信期而已。與已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

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  
而爲煙煙所著又凝而爲液潮海水以月加子午  
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觀窺悲聰  
承上伴信刺而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  
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爲秦欺客死於秦今項  
襄又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調度見  
繫經著立適主也愁愁憂懼貌子胥事見前篇適  
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  
任負也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言正觀聽  
消忽思吾楚不能自強惟借此迅速之光景往來  
於秦蹈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時不再來以  
如此之日月而皆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爲  
介子之復國則爲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  
此來者頃襄又如此復何所冀乎惟有從古之忠  
臣重石自沈以遂  
彭咸之思而巳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爲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流風息風穴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顛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

王爲南人有烏自南來集漢北是已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